

五代史補序



尋陽陶岳不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闕土則不廣亨祚則非永干戈尚被于原野聲教未決于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狀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貢入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狀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于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于闕遺故不拘于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上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登記號碼

005757



五代史補卷第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  
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  
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  
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  
傳誡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  
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免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  
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免且多窟匿州郡疲于

五代史補卷第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  
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  
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  
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  
傳誡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  
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免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  
皆斬之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免且多窟匿州郡疲于



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景翔禪贊

本犯敬字廟諱改作景

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且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况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寔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屈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与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己往陰使人來探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嘗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我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常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璠



修好于行密。元瑋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  
顧罷兵，初顧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  
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顧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于  
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州  
為萁，下加石為碁，左加玉為琪，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  
字上加雨為舞，下加皿為盤，孟左加玉為玕，玉右加邑為邗，地  
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州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  
邗，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慙而去。未幾顧  
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  
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号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芥科柳，  
謂之所揚頭，至是以元瑋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所頭之論始止。

###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眾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  
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眾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  
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痛  
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尔則觸牆拄柱，至于流血。婦  
妾僕隸以為寔然，往無礼，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  
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  
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  
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狀，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  
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  
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鉏以擊之，正中其首，猶然宛轉，号  
叫久而方甦。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并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  
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



于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礼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惧且拜會有客自外入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并廳損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怨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卒郡不且依乃投高駢死秦彦孫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礼待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狀謂瑾曰君長恨無陣馬今馬生矣及寤隸報遣退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往行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

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于溥嗣位溫與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寔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且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蝇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于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



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

###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杖但無杖痕尔及據蜀得馬消為從事消好詆訐一作評王建恐為所讖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消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消曰請且下試者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消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消晏然

### 王建礼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礼過建曰盖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余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于商賈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鍾薦而遠騰狀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赫々可稱者十條列于啟事以投之十啟凡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于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于尊師接談自常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簿尉耳若能



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情  
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  
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嘆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  
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釋狀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  
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  
寔因拉魏謁鄴主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主為姪  
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也羅隱一布衣尔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  
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  
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于是擁旆  
郊迎一見即拜隱必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  
書于鏐謂姪父鏐首用之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長于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為推  
官汭嘗讐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荆南節度使命準為  
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略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  
內盱眙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  
封而胤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  
祿又云成為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  
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云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  
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貺初學記一部準  
忿然以為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尔今敵國交聘以  
此書為貺得非方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  
則非敵國巨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



其去潛使人于途中殺之

###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窈窕，人間無路月茫茫。」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眾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窈窕，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入唐之臥室，眾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為女子障耳。隱應聲曰：「猶勝豆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窈窕，人間無路月茫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者，師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固，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于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眾，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于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脫屣利名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号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号為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術稱



是識者多之

余朱先生上昇

余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与药一九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此者殆一紀人皆以為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荅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药即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涪州上藍院精究術数大為鍾傳所礼一旦疾篤往省之且曰老天子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付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

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涪州陷江南遂為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于歌詩嘗遊荆南時成汭為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為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老萬水千山得之來建大悅遽加礼待洎僭大号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与光遠嘲戲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变眾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遠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錯以戲調之一旦因舞戀于通衢而貫休馬忽墜



冀光連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庭大慙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号西岳集行于世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斑瘡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声曰玳瑁寧堪比斑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裏面与裝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五代史補卷第二

後唐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長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訛以諸為朱以爺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淮南寫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声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画工詐為商賈往河東寫之画工未到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



皇初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目，試召巫使寫之，觀其所為如何。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西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是死汝之所矣。西工再拜，下筆時方盛暑，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詔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西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目，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怯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所以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總轉則衆齊作，故凡所鬥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 莊宗為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比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与群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為兒，既天子好獵，即合令多田間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取咄之。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嘻笑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恕縣令罪。



明宗入倉州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俱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且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雀鼠耗。倉糧起自始也。

秦王掇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出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爭廷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遊者多。

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蓄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以輦以所就之間。須臾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廢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美父兵。罪當答。余不狀。則悔無及矣。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訊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綠帔。白刃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節度使。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度使。莊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



至逆旅未曉有媼秉燭迎門其礼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  
夢有人叩閤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嗽畢秉燭開門  
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尔季興喜及采荆  
南竟至封王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岩卒子婿范暉自称由後潮攻拔之  
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  
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无識輒改審知制度  
僭稱大閩改元龍啟其後為子景毅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  
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  
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福州  
之怡山時愛二皂荚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礼之所其後丹成冲虛

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者乃自為讖藏之于地唐  
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  
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  
水蕩禍殃岩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議  
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基業也岩逢二乍間謂  
陳岩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  
知也代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過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  
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  
必為已患陰欲誅之有僧上監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  
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  
敢隱盡以告之上監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  
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



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人常與王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号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其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矣。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洎抵成都，值晚且饑，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袋？答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間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知只銷此百金耶？不且畏也。遂守險拒命。

孟知祥卒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為送死。諸將兩端，李鎬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間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鎬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鎬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此必勝之兆也。于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錢鏐患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与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且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鱉忽暴卒但心頭微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迫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有人衣紫據案而坐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鱉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挾簿引

群鬼皆怪狀攜以鼻鑊刀鋸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鐵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拉尔如治鱉之狀既熟諸鬼不噉凡出自鼻鑊至于支解又至于不噉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所不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怒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尔其敢再犯乎荅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將此物与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瘧遂擁被就火忽聞且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窺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釐知溫顛慄不知所措謂澤曰且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知如何也自是知溫稍近理



宋齊丘投姚洞天

宋齊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傅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緼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旅杜門而生。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寔告。女嘆曰。此甚小事。秀才何者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市紙筆。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略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宇。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綱廢絕。四海洲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如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宿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于該通。嘗上書三書。号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于公卿間。議者以為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由是衆疾之。然以其擬朝廷名第。不言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旦疾。遂退居于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于廬山。与桑維翰宗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峰。路遇磐石。因憩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亦憩于側。損等皆不悅。既而叟指桑維翰宗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



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尔宜思之損甚怒吏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吏不顧而去其後皆然

###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繫獄將櫓柱之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非能為詩往之間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松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花臯大驚自為脫枷延上廳与之抗礼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杭江文蔚俱遊其門及其東薦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

雲章句總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策府置十八學士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于臯之門下雖策名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与之同列及出又為全衡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禹尚顏齊己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賤惟李臯獨推許之往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餘奴岳乃間氣耳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奮至于名節亦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

###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



武皇為讐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膽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遣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閩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字

### 黃滔命徐寅代筆

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箋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瑠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太稱之

### 鏡新磨狎侮本犯敬字廟諱改作鏡

鏡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眾加以特獎凌辱衣冠鏡新磨常嫉之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于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眾皆切齒相與訐于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嘗為吾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對曰陛下妄矣此輩淚便用枯槁子打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之還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



為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鏡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謔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為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憲人恐踏破汝錢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 五代史補卷第三

#### 晉二十條

####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群走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不捕投逐謂之射狼或遇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者射狼未幾高祖至益射石也

####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于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罷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



見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如此州澤通客亦宜下問况大臣求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德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声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礼乃升廳安坐謂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大馬之力以為報効一旦叛背助戎狄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詞氣慨然服粟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瞑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 李濤納命

李濤常恣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以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本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寫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狀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狀相怒乎彥澤曰覽公門狀



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濤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怒何不將壓驚絹來。彦澤大笑卒善待之。

### 馬希範奢侈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皋鎮南節度判官李莊昭順軍節度判官徐長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岳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察支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府庭

其最為壯麗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條更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狀龍衣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如丘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以為戎虜推奉欣狀當之矣

### 丁思愷謂馬希範起義兵

丁思愷素有才略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且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愷之謀思愷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



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及願戀數間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愴常快

###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法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狀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實且樞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澈思所以澄

汰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以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孽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患亦

###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鎰權出于已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昇為潤州節度昇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尔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党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



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尔初昇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 李瀚作錢鏐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入蕃也馮道宰相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為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号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義

### 馮道修夫子廟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彙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々遠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慙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于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礼必先通名希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容好賄陰使人謂彬曰且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貺其兄乎彬恥以賄進竟不与既而樊氏怒



擲名帝于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憐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姐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寔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厮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于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于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畫賂

細更求為駕船僕夫細更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托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州澤由是士無賢不肖悉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而理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狀曉之竟以此遇

###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寺殿土木之二斧斤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鯨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卻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



戴偃何如人時賓佐未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賁悴大王哀之置之髯索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夫抵務以魚釣自娛尔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尔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呈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于溝壑尔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道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于是擲骰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彩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厩中產朱鬃白馬鴉生五色雛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指揮令取宗嶺路以向關時文老聞之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于巢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 楊光遠叛

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正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懼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禿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禿頭天子跛腳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娘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裨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耻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無見性也于是慙報數日

### 羅鄴王戲判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韃驢置鞍于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者為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韃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魁短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無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輓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官南小兒卻能知賢耶于是始台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新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文聞許之

### 趙在禮拔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



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勳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于家号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外內學道行尤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于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于府使于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拉于山岩下則衆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繼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衆鳥何故而鳴

又穀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于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遺眾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于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于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席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啣二子趨出穴至行之所感也如此

### 僧齊己

僧齊己長沙人長沙有大鴻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千僅餘家齊己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子為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于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以竹枝畫牛背為篇什衆僧奇之



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已因携所為詩往  
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  
不若一枝則佳齊已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  
為齊已一字之師其後居于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  
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声名籍甚而徐東野尤好輕  
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已必悚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  
曰我輩所作皆拘于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已才高思遠無  
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為知言東野亦常贈之詩曰我  
唐有僧号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甄形自學無  
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雀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  
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氷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却有  
靈遺魂泣對荒郊月絡何百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

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  
声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  
吹落玉山下語何奇血濺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日方出一鞭風  
雨萬山飛已公已公道如此浩々寰中如獨自一簞松風冷如水  
長伴巢由伸脚睡其為名士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  
慕其名遮面之命為管内僧止齊已不獲已而受自是常快之故  
友其虛中之詩云老負娥眉月閑看雲水心益傷其不得志也  
竟卒于江陵有詩八百卷首孫光憲序之号曰白蓮集行于世



五代史補卷第四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榴識

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以高祖遂有天下，先是豫章有僧号上藍者，精于術數，自唐末著識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以石榴則晉漢之謂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俱不過二世矣。

蘇逢吉際會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以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仗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樞密使擅替留守

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于郊外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駢入于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托以方洛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候久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候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宜亟去代之文珂不敢違于是即時礼上頌之吏馭去報守思曰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訖留守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數百口皆被逐于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其心有乘便號叫索取貨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廷悚然不甚為理

武行德察冤獄

武行德之守洛京也國家方設鹽法有能捉獲一斤以上者必加

厚賞時不逞之徒往以私鹽中人者常有村童負菜入城途中值一足自河陽來与之階行去城近足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于菜籃中獲鹽數斤遂繫之以詣府行德取其鹽視之裹以白絹手帕子而龍麝之香襲人驚曰吾視村童襖衣百結籃窶之甚者也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奸人為之尔因問之曰汝離家以來与何人同途村童以是對行德聞之喜曰吾知之矣此必天女寺尼与門司啟幸以來求賞也遽問其狀命信捕之乃即日而獲其事果連門司而村童獲免自是官吏畏服而不敢欺京邑肅然先是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高祖在河東見之驚異因召置麾下攀鱗附翼遂至富貴然聽訟甚非所長至是明辨如此論者異之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馬希範常重一僧，号報慈長老，能入定觀人休咎。希範因問之曰：「吾于富貴固無遺恨，但不知者壽尔。吾師以為如何？」報慈曰：「大王無憂，當與佛齊年。」希範喜以為享壽無窮，及薨也，止于四十九。先是希範常嫉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至是方臨江觀競渡，置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起，顧其弟曰：「高郁來。」希廣亦驚曰：「高郁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

###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皋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撫御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兄庶武陵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觀其所為，必不為都尉之下。加之在武陵，九溪蠻通好往來甚歡，不若得立，必引蠻軍為亂，幸為思之。」李皋忽怒曰：「汝輩何知！且先大王為都尉，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可乎？」

少敵曰：「國家之事不可拘于一途，變而通，能所以國長久也。何嫡庶之云乎？若明公必立都尉，當妙設方略以制武陵，使帖然不動，乃可。不然，則社稷去矣。」皋愈怒，竟不以少敵之謀。少敵度無所奈何，遂辭不出。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洞溪蠻，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繼希廣于郊外，而支解李皋。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一如少敵之言。初，希萼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遂擊之。可瓊觀希萼衆盛，恐俱，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于是兼可瓊之衆，長驅而至。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群僧念寶勝如來，謂之禳災。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声未輟，其顛如此。少敵憂之，良有以也。先是城中街道尚種槐，其柳即無十一二。至是，內外一變，皆種柳，無復槐矣。又居人夜間好織屨，鞋似柎芒之聲，聞于郊野。俄有童謠云：「湖南城郭好長街，竟栽柳。」



樹不栽槐，百姓奔竄無一事，只是棍芒織州鞋，人無少長皆誦之。未幾國亂，百姓奔竄，死于溝壑者十有八九。至是議者始悟，蓋長街者通內外之路也。槐者為言懷也，不栽槐，蓋兄弟不睦，以至國亡，失孔懷之義也。州鞋者遠行所用，蓋百姓遠行奔竄之義也。

### 馬希萼囚于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僚吏縱酒為樂。有小吏謝廷擇者，本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素寵愛之。每筵會，皆命廷擇預坐，諸官甚有在下者。于是眾怒，往，偶語曰：「此輩舊制有燕會，唯用兵守門，以防他虞。今与我等齊列，何辱之甚也！」其弟希崇因眾怒，叱之，與其黨竊發，擒希萼囚之于衡陽。又自立未數日，江南遣袁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敵，遂降。先是長沙童謠云：「鞭打馬走不暇，未幾果為邊鎬所滅。」初鎬嘗為僧，以覘湖南，尤能弄

鉞，每侵晨必弄鉞行乞。過城往，擲起鉞，以度門之高下。及來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 高從誨母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雖大不如也。天成中，季興叛，從誨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知從誨忠，使嗣封南平王。初，季興之事梁也，每行軍，常以愛姬張氏自隨。一旦軍敗，攜之而竄，遇夜，悞入深澗中。時張氏方妊，行陸，季興恐為所累，俟其寢，酣以劍刺岸，遣而壓殺之。然後馳去。既而岸欲崩，張氏且驚起，呼季興曰：「妾遠夢大山崩而壓妾，身有神人披金甲執戈，以手托之，遂免。」季興聞之，謂必生貴子，遂挈之行。後生從誨。

### 慕容彦超擒盜

慕容彦超素有鈎距，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跨驢于衢中市



羅十餘疋價值既定引物主詣一宅門以驢付之曰以本宅使汝  
且在此吾為汝白主本使以請直物主許之既而声巡悄狀物主  
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于是連叫賊巡司至疑其詐兼以  
驢收之詣府產趙憫之且曰勿憂吾為汝擒此賊乃由物主府中  
復戒廐卒高繫其驢通宵不与水啜狀後密召親信者牽于通衢  
中放之且曰此盜者之驢耳自昨日不与水草其飢渴甚矣放之  
必奔歸家但可躡蹤而觀之盜無不獲也親信者如其言隨之其  
驢果入一小巷轉數曲忽有兒戲于門側視其驢連呼曰驢歸驢  
歸盜者聞之欣然出視遂擒之

安審琦惡釋氏

安審琦素惡釋氏凡居方鎮僧尼有過不問輕重殺之及鎮青州  
也一旦方大宴忽有紫衣僧持錫直上廳事審琦赫怒連叱是僧

安然不顧繼步而蹤闖室至中門審琦仗劍逐之將及而滅但聞  
錫杖声鏗然入在卧所審琦驚惧之際有小蒼頭報曰夫國人生  
子矣得非紫衣錫杖者乎因命之曰僧哥即安守忠也自是審琦  
稍信重

梁震裨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略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為判  
官震耻之然難于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本山野鄙夫也非有意  
于爵祿若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事可矣季興奇  
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称前進士而已同光中莊宗得天下季  
興惧而入覲時幕客皆贊成震獨以為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梁  
朝与今上世称讐敵血戰二十年卒為今上所滅神器大寶雖歸  
其手恐餘怒未息觀其舊將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



及至莊宗果欲留之。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天下既定，四方諸侯雖相繼稱慶，然不過子弟與將吏耳。惟季興而躬自入覲，可謂尊獎王室者也。禮待不聞，加等反欲留廢之。何以來遠，且恐此事一行，則天下解體矣。莊宗遂令季興歸，行已決旬。莊宗易憲，遽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同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吏曰：吾方寸擾亂，得非朝廷使人追而殺吾耶？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往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趨健者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于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季興慙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州奏請以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季興怒，卒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知溫等領兵來伐。季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

城出戰。震復諫曰：大王何不思之甚耶！且朝廷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兵雖小而勢甚大，加以四方諸侯各以相吞噬為志，但恨未得其便耳。若大王不幸或得一戰勝，則朝廷徵兵于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起以取大王之土地耶？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者，莫若致書于主帥，且以牛酒為獻，然後上表自劾。如此則庶幾可保矣。不狀則非僕之所知也。季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以類也。洎季興卒，子從誨繼立。震以從誨生于富貴，恐相知不深，遂辭居于龍山別業，自号處士。從誨見名，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充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已友善。貽之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角里烟霞憶共眠。益以其高尚之趣也。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于京師賃一故宅，居歲餘。



有叟叩門見之自言嘗為此宅閹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幾篋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狀欲詬責是吏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俟吾擇一日吉召汝取之可也吏以為狀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為是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窻圖窻皆有詩名偃躡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于是圖與窻等議曰觀章所為但欲滅吾族矣若戀王不去禍且及矣于是領其族暨部等三千餘人且鎧仗號令而後行章不敢逐遂奔江南時武穆王在位見其眾盛恐難制欲

盡誅之或者曰大王姓馬而廖來歸廖者料也馬得料其势必肥寔國家大興之兆其可殺乎之穆王喜遂善待仍制下以窻為永州刺史圖為行軍司馬偃以天策府列校仍賜莊宅于衡山自稱逸人偃能于馬上挺身而立取漚衣振奮而服之以示輕捷荆南高季興次子忘其名管親軍雲猛都謂之雲猛即君聞偃名因兩境交兵請與偃鬥偃欣然而往雲猛能用鎗見偃瘦小心輕之馳騎而刺偃垂及之偃伴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自是其名愈振故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境所輕者偃之力焉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率兵討之為流矢所傷死于蠻中凶訃至希範使人報其母張氏張氏不哭謂其使曰為妾謝大王舉家三百餘口受王分食解衣之賜雖盡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望大王勿以為念希範聞而嘆曰廖氏有此母欲不



興其可得乎。于是厚加存恤，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唐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連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恢諧，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說，乃刳墳賊耳。」聞者笑。及在江州，盛暑，嘗患體燥，乃以一大桶盛冷水，坐于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首，与之談笑，其簡率如此。先是，凝嘗夢人以印授之，拜捧之際，其印缺其一角，凝不能測。及授江州之命，始悟曰：「印缺一角，蓋偏禪之象也。」團練副使，不亦宜乎。時人異之。

### 李臯草謝馬表

李臯與弟節俱在湖南幕下，節亦有文學。同光初，馬氏武穆王授江南諸道都統，詔賜戰馬數百匹，臯為謝表百餘字，後思意難溢。時節在側，臯頌謂之曰：「嘗聞馬有旋風之隊，如何得一事為對。」節曰：「馬既有旋風隊，軍必有偃月營，何患耶。」臯欣然下筆云：「尋當偃月之營，擺作旋風之隊。」表遂成，論者以此對最為親切。

### 沈彬石櫛

沈彬宜春人，能為詩歌，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穆方霸，彬獻頌德詩云：「金翅動身摩日月，銀河轉浪洗乾坤。」武穆覽而壯之，欲辟之在幕府，以其有足疾，遂止。彬由是往來衡湘間，自稱進士，畫鎬之下，湖南也。後主聞其名，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初彬既致仕，營別業于鍾山，庭有古栢，可百餘尺，一旦為迅雷所擊，仆于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庭瑞曰：「此天所以賜吾也。」汝宜成之。庭瑞曰：「雷擊之木，恐非祥，不宜為棺。」彬怒曰：「吾命汝安得違之耶。」庭瑞懼，遂如教。卒竟。



用此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得石槨上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柳其制度大小与棺正相称遂葬之時人異焉

### 李中令好戲

李曦岐王之子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情性好戲為鳳翔節度因生辰隣道持賀礼使畢至有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秦鳳使姓陋且多髯二人坐又相接而魏使在下曦因曰二使車一妍一醜何不相嘲以為樂事魏博使恃少俊先起曰今日不幸与水州大王接席秦鳳使徐起應曰水草大王不敢承命然吾子容貌如此又坐次相接得非水州大王夫人耶在坐皆笑

###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隱至于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往引里巷常談為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

贈其意猶望卻回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卻擬送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彥筠酒酣輒問曰衆人何為號且下為羅隱對曰下官平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人為号彥筠曰不然蓋為且下輕薄如羅隱耳知損大怒厲声曰只如今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便能放牛喘生皆笑

### 王仁裕賊頭

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生初動毛羽輕擲金換却天遣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恢諧見詩佯声曰大奇大奇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 馮玉為馬承翰所議



馮玉常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為死囚逢玉獄自以言失遽延而謝之

### 裴長官捕蝗對

乾祐中有裴長官為新鄭縣令時蝗蟲為災新鄭尤甚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蟲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劾之長官素滑稽其對狀曰伏以前件蝗蟲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時而不自招呼去日而固難留止聞者皆笑

### 五代史補卷第五

周二十二條

### 高祖徵異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入常恍然觀人前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及河中鳳翔永興等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二鎮瓦解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為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無何忽觀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為三軍所推戴

###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征李守真軍次河上高祖憲其爭濟臨岸而諭之未及坐忽有群鴉噪于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弓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



釁裂之勢。在高祖豆下。高祖棄弓。顧群雅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真不足破矣。于是三軍欣然。各懷鬥志矣。

###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之入京師也。三軍分擾。殺人爭物者。不可勝數。時有趙童子者。知書善射。至防禦使。觀其紛擾。竊憤之。乃大呼于眾中曰。樞密太尉志在除君側。以安國家。所謂兵以義舉。虜革敢尔。乃賊也。豈太尉意耶。于是持弓矢于所居巷口。據床坐。凡軍人之來侵犯者。皆殺之。由是居人賴以保全。僅數千家。其間亦有致金帛于門下。用為報答。以堆集如丘陵焉。童子見而笑曰。吾豈求利者耶。于是盡歸其主。高祖聞而異之。陰謂世宗曰。吾聞人間讖云。趙氏合當為天子。觀此人才略度量。近之矣。不早除去。吾與汝其可保乎。使人誣告。收付御史府。劾而誅之。洎高祖厭世。未十年而皇宗有天

下。趙氏之讖甚應。于斯知王者不死。信矣哉。

### 高祖圖兗州夢文宣王

高祖登極。改乾祐為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于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墻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于此也。因下馬觀之。方升堂。觀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于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為本州縣令。



慕容彥超鑄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棄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當，退而憂之，因免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輩中金銀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言曰：我知侍中銀皆鐵胎，得之何用？於是諸軍聞之，稍解體，未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閱其庫藏，其間銀鑄胎者果十有七八。初，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鐵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遂言之于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致耳，汝宜偽劄庫塙，凡金銀器用，暨繡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撒其餘，以為賊踐，後申明，吾當擣此輩矣。庫吏如其教，于是彥超下令曰：吾為使長，典百姓而又不謹，遭賊劄去，其過深矣，今恐百姓疑彥超隱其物，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不爾者，有過百姓以為然，于是投狀相繼，翌

日鐵胎銀主果出，於是擣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輩晝夜造用，廣府庫以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嘗與鄴中大商顏跌氏，忘其名，往江陵販賣茶貨，至江陵，見有卜者王處士，其術如神，世宗因顏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狀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為詰責，而私心甚喜。于逆旅中，夜置酒，與顏跌氏半酣，戲曰：王處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且下要何官？請言之。顏跌氏曰：某三十年作估來，未有不由京洛者，每見稅官坐而獲利，一日所入，可以敵商賈數月，私心羨之，若大官為天子，某願得京洛稅院豆矣。世宗笑曰：何



望之卑耶。及承郭氏之後踐跡。頡頏氏猶在。台見竟如初言。与之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東也。駐蹕于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迎戰。時即多持  
兩端。而王師不利。親軍即樊愛能等各退。世祖赫怒。躍馬入陣。  
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  
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  
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衄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  
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衄者無他。誠欲將寡  
人作物貨賣。與劉崇尔。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則  
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曲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行  
刑。壯士擄出。皆斬之。于是立功之士。以次行賞。自行伍拔于軍廂  
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以此類也。初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騎數千。及

觀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師易與。余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且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  
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  
吾主客之勢。不煩且下。餘耳。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  
其謀。從之。洎世宗之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無不一當百。契丹望  
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將之難制也久矣。思欲  
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  
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此哉。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既下江北。駐蹕于建安。以書召偽主。皇恐命鍾謨李德明  
為使。以見世宗。德明素有詞辨。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  
之。乃盛陳兵師。排旗幟。戈戟為道。以凌御。然後引德明等入



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之衣冠禮樂世無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以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群痴漢何不知人之甚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令徑來跪寡人而拜則無事矣不然則寡人須看金陵城借府庫以犒軍汝等得無悔乎于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為主具陳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為主計無所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以奉宗廟修職貢其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于是遣使者齎書安之然後凱還論者以世宗加兵于江南不獨臨之以威抑亦諭之以禮可謂得大君之體矣

###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為詩教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趣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牢籠英傑且以搏曾踐場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于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聖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衆栖心物外養大浩自狀之氣應少微處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隱居于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山塗暫來城闕決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暫駐于帝鄉好爵難縻于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遵前鑒恐山中所闕已令華州刺史每事供須乍返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遣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初搏之被召嘗為詩一章云州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峰十年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超然居物外何必使為臣好事者欣然謂之答詔詩



世宗問相于張昭遠，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若李濤。世宗嘗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重厚，朕以為無大臣體。卿首舉此何也？昭遠曰：陛下所聞止名行，曾不聞才略如何耳。且濤事晉高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則為國患。晉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晉社殲焉。先帝睿龍時，亦上疏請解其兵權，以備非常之變。少主不納，未幾先帝遂有天下，以國家安危未兆間，濤已先見，非賢而何？臣所首舉之者，正為此也。世宗曰：今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于中書安置。居無何，濤卒。濤為人不拘禮法，與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語之際，不與之言，往往間作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結之夕，

竇氏出，奉濤輒望塵下拜。澣大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奉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敬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喏。時聞者莫不絕倒。凡濤于閨門之內，不存禮法也如此。故世宗以為無大臣體，不復任用宜哉。

世宗問王朴運祚

世宗志在四方，常恐運祚速而功業不就。以王朴精究術數，一旦從容問之曰：朕當得幾年？對曰：陛下用心以蒼生為念，天高聽卑，自當蒙福。臣固陋，輒以所學推之。三十年後，非所知也。世宗喜曰：若如卿言，寡人當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其後有瓦橋關回戈，未到關而晏駕，計在位止及五年餘。六月，五、六、乃三十之數，蓋朴婉而言之。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寔甚喜以為大勛必集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闕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已常夢神人以大傘見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而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旦憂且天子姓柴幽者為燕者亦烟火之謂也此柴入火不利之兆安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大驚密告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真素有異志因與子崇訓娶之禮畢守真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命受出征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以諸軍曰我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于是諸軍皆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子白刃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資其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免首既且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遂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命不以出家為念愈賢之所以為天下母也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嘗有人于龍山得鳥  
跡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為推官周  
祖之入京師也少主崩于北崗周主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  
之至宋州高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乃正色責道曰令公  
累朝大臣誠信著于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為長者今一  
旦逆作脫空漢前功業並棄令公之心安乎道無言對忠恕因勸  
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于禍忠恕竄迹久之晚  
年尤好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舉子與馮道同名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尊投賢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  
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加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  
于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有寸底道字何

謂不可也公笑曰老夫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不  
矣子無怒色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見破屋數間中有一  
李相穀嘗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  
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  
号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于陳穀驚以  
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 江為臨刑賦詩

江為建州人工于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  
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間道謁為經數日為且与州投江  
南表其人未出境遭遣吏所擒仍于囊中得所撰表章于是收為  
与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稽康之將死也顧日影



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衙鼓侵入  
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張昭遠疑太玄經

張昭遠特好學積書數萬卷以樓載之時謂之書樓張公家嘗謂  
所親太玄經見黃鐘不在戊己之位使律本何從而生乎揚子雲  
本通曆象嘗著是書嚴君平為之下星緯行度凡二十八宿于參  
甯牛頗差其次未知君平之學止于是耶後人傳之誤也未可知  
已其探討如此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弦世宗嘗令彈于御前深欣  
善之因号其琵琶曰遠殿雷也道以其惰業每加譴責而吉攻之  
愈精道益怒凡与客飲必使廷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背  
負之然後致謝道自以戒最極矣吉未能悔改既而益自若道度  
無可奈何歎曰百工之司藝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  
卿耳其後果終于此

韓熙載帷箔不修

韓熙載任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延請賓客  
而先令女僕与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無不曲  
盡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醫人及燒煉僧數輩每  
來無不升堂入室与女僕苟褻處為主知之雖怒以其大臣不欲  
直指其過因命待詔西為圖以賜之使其自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恢諧

何承裕韶州曲江人父澤嘗為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為小  
詞尤工娼樓酒肆往流布与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河東



也書詔填委陶獨當之時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宗欲擢用  
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揮潤色恐非所  
長世宗遂已何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声唱挽  
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及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聞其  
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初甚欣慰及覽  
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且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  
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曉來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  
大慙而去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為務也如此

###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辨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檢飲  
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不于諸肉中尤嗜鵝鰾國主常以從容  
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鰾長兩重

裙足矣國主大笑顯德中政亂國主猶晏然不以介意一旦因賞  
花命謙光賦詩因為所諷詩云擁袖對芳叢由來事不同巽程今  
日白花似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對零落然後始  
知空

### 契盈屬對

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塘一旦陪吳  
越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  
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  
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  
貢賦自海路而至青州故云三千里也



右五代史補五卷，潯陽陶岳撰。每代為一卷，凡一百四條。岳雍  
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  
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于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  
半。潯陽陶亦立復，病其闕畧，為之補。先輩稱為嘉史。第墮小說  
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謂。馬氏云：吳縝撰纂，誤五卷雜錄一  
卷，指摘六一居士，舛謬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

樂益閣中

此書在宋太平興國中，薛居正等撰五代史，每代為一卷，凡一百四條。岳雍熙二年進士也。宋開寶中，詔宰相薛居正監修梁唐晉漢周五代史一百五十卷，久不傳于世。六一居士病其繁猥，汰卷秩之半。潯陽陶亦立復，病其闕畧，為之補。先輩稱為嘉史。第墮小說家習，恐難免六籍奴婢之謂。馬氏云：吳縝撰纂，誤五卷雜錄一卷，指摘六一居士，舛謬二百餘事。當覓佳本並傳。虞山毛晉識。

